

清朝史料

四卷

DK35/0204

清朝野史大觀卷四目錄

清朝史料

和珅案

嘉慶癸酉之變

築塔之利

六指人冤獄

攻破滑縣之奇術

陝西冤案

小鴉兒

咸豐八年科場案

叩關

訥相臨洛關之敗

任柱額汝光伏誅

馬端敏被刺

張汝祥刺馬之異辭

御將之難

死士髮辯

拳匪邪說

拳匪之屠害二

卷四目錄

查抄和珅家產清單

滑縣之捷

記劉巡檢事首破李文成

孝威之戰

私造假印案

雪災

戊午北關之獄

清朝科場各案

黃崖案

鄧子久中丞被害

張洛行被擄

刺馬詳情

平捻冒功

李文忠電阻丁捐

赫德請領詰軸

廷議和戰之爭執

攻交民巷

和珅家產之籍沒

吳塔首登林清之變

張忠烈破李文成之功

林清之變

兵部失印事

高家吟河決案

戊午順天鄉試案

科場舞弊

太醫院

潘忠毅公遇害

多忠勇公薨於盤屋

張汝祥刺馬之原因

齊泰安徐文詰疑獄

原拳匪之亂

蔡文忠不欲與文字獄

拳匪之屠害一

宣戰詔

紅燈照

裕祿之誣成拳禍

聶士成之殉難

剛毅導拳匪入京

董福祥殺洋人

徐某治獄

都門紀變百詠

紹興奇案

奇判

奇案

鮑增祥

聖祖處置俄國貢使之法

香山楊

柳條邊

安南始末

土魯番貢表一

蒙古表

西洋字

廓爾喀始終入貢

英使覲見清高宗行叩頭禮

拳匪之符咒

張德成

李秉衡獎許拳教

趙舒翎附和拳匪

啟秀

沙河堡謀殺案

慶賀年節表

一女三婚案

摘官印

王樹汶

俄羅斯修表納貢

圖理琛異域錄

漢人唐人秦人之稱

琉球世續圖

三國貢物

土魯番貢表二

琉球使

恰克圖條約之怪誕

朝鮮人入仕中國

清中葉之外交綱

拳匪之派別

曹福田

韓賢釀成拳禍

徐桐贈大師兄聯語

魏鴻欲謀廢立

劍娥

嚴戊卿捕獲行記誅潮匪事

記馬蹄岡之役

揚府奇案

審案華獄

臺灣掠民之異俗

俄羅斯距雅克薩城

暹羅表

荷蘭貢物

傳而都嘉利亞國入貢

外國封使

琉球官生留學國子監

哲孟雄之幸存

英人代緬甸入貢

馬復賓越南使記

南掌入貢

諭暹羅撤

托碩使俄訂約之駁正

福文襄拒南掌求環

仁宗撤諭緬甸

澳門通商二

朝鮮在中江互市之例

安南阮氏遺牘

撤撤禦夷

葉名琛嚴禁洋人入城

鴉片嚴禁

義律唯唯聽命

嘆吉利

廣州一役之影響

潯山湖洋人劫案

堵江口

吳淞之變二

廣東夷變

上海洋商租地

英吉利交涉緣起

卷四目錄

御金亭

茶葉大黃之互市

廣東諸番

南國貢使

國學內有俄異邦學

澳門通商三

某譯員

徐廣緝

葉名琛之玩敵

西人受困於懷縣鄉民

林文忠籌備戰事

琉球臣服清朝之恭順

英人在甬東受創

葉名琛被執之原因

顏柳橋

鎮江之亂

吳淞之變三

粵師得勝

牛鑑債事

變經債事

審倪宏文賒欠英商貨銀事

俄羅斯

安南貢使歸國

雲南宜慰司

澳門通商一

租界與道契

西藏風俗

英人之聯法美

廣州之啟歸

徐時棟偷頭記

戒烟

偽囚荷柚

林文忠公

葉名琛之殺俘後之軼聞

節錄梁宦林中丞致劉鴻翔書

吳淞之變一

定海再陷

陳關陣亡

賠款割地之始

裕謙誤浙

英將舍魯襲浙

三元里鄉勇

英女被擒

琦善伊里布之畏意

林文忠謫戍

批准四國合力條約

記美國借款事

信格林沁

焚園明園

割地酬俄

中國割讓地表

勦夷諺

總理衙門

庚申和戰之紛議

鴉片戰爭之結果

倭文端阻開同文館

越南進貢表文

新加坡之紀念詔書

朝鮮使臣題三家祠

文中堂

琉球貢使

疆臣擅殺洋人

文相國在總理衙門遇事持以定刀

小節

應教齊上張振軒請討日本書

天津教案紀事

法犯福州

法外強中乾

法占越南

法越締約

越南爲法之保護國

中俄伊犁之約

中日訂約

日本攻掠臺灣緣起

憤言

洪鈞出使時之公使夫人

記黃保如語

俄馬隊教習

唐景星

記交涉二則

嚴振使英

廬山租界

李鴻章出使時之笑史

馬鞍島盜賣案

郭嵩蓀使英

王之春使俄

上海鬧公堂

孔翰林出洋話柄

吳大澂勘界銅柱

廓爾喀貢使

赫承先求應鄭貳

記清流黨

清旌黨之外交觀

出使笑話

記臺灣易賽會副監督

中國赴臺灣易賽品

李春來朱桂珍之獄

中俄密約之真相

安維峻劾李文忠疏

緬甸訂約之失敗

書法人毀雲南事

旅大

台灣獨立賦

王之春非其選

清廷自失主權

敵軍縱橫旅順

平壤失守

還冠獨立

日本併吞琉球

德國租借膠州灣

法國租借廣州灣

聯軍入都

俄日占領滿洲

日軍大勝

老湘營終于牛莊

總理衙門

甲午議和時之聯語

俄清銀行之設立

馬關條約

丁汝昌

牙山失守

英占緬甸

批准密約

英國租借威海衛

八國聯軍

義和團之役

俄約不成

中立

批頌

德人之掠青島

割臺記

三國代索遼東

吳大澂告示

鴨綠江之敗

日本不允撤兵

越南主權盡失

俄占旅順大連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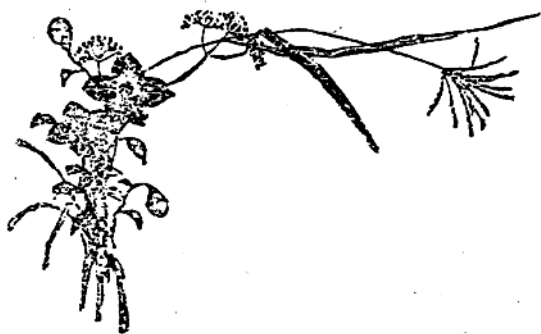
英索九龍島

瓦德西考試書院生

俄人狡詐

日俄戰爭緣起

日俄戰爭之結果



清朝野史大觀 卷四

清朝史料

和珅案

嘉慶四年大學士公和珅經御史廣興直隸胡季堂疏發其罪恩賜自裁將大罪二十傳示中外其詞曰。當上冊立爲皇太子時。先期預呈如意洩機密以爲擁戴功。大罪一。圓明園騎馬直入中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大罪二。肩輿出入神武門。坐椅轎直進大內。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爲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純廟力疾批章。間有未真之字。輒口稱不如。撕去另擬。大罪七。管理吏戶刑三部。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大罪八。西寧報循貴賊番聚衆搶劫殺傷。將原摺駁回。隱匿不辦。大罪九。國服曾有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令來。大罪十。大學士蘇陵阿以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侍郎吳省蘭李潢大僕卿李光雲以曾在其家教讀俱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大罪十二。私蓋相木房屋。僭侈踰制。

其多寶閣。楹段仿照寧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塋設立饗殿。開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宮中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大罪十五。眞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十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爲御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赤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罪十八。通薊地方當舖錢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人劉全資產亦二十餘萬。且有珍珠手串。大罪二十。

查抄和珅家產清單

欽賜花園一所。亭臺二十座。新添十六座。正屋一所十三進。共七百三十間。東屋一所七進。共三百六十間。西屋一所七進。共三百五十間。徽式新屋一所。七進共六百二十間。私設檔子房一所。共七百三十間。花園一所。亭臺六十四座。田地八千頃。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當舖十處。本銀八十萬兩。號件未計。(金庫)赤金五萬八千兩。(銀庫)元寶五萬五千六百箇。京鏤五百八十三萬箇。蘇鏤三百一十五萬箇。洋錢五萬八千元。(錢庫)制錢一百五十萬千文。(以上共約銀五千四百餘萬兩)。(人參庫)人參大小支數未計。共重六百斤零。(玉器庫)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磬一。

十塊。玉如意一百三十柄。鑲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玉鼻煙壺四十八箇。玉帶頭一百三十件。玉屏二座二十四扇。玉碗一十三桌。玉瓶三十箇。玉盆一十八面。大小玉器共九十三架。未計件。（以上共作價銀七百萬兩。）另又玉壽佛一尊。高三尺六寸。玉觀音一尊。高三尺八寸。（均刻雲貴總督獻。）玉馬一匹。長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以上三件均未作價。）（珠寶庫）桂圓大東珠十粒。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大映紅寶石十塊。計重二百八十斤。小映紅寶石八十塊。未計斤重。映藍寶石四十塊。未計斤重。紅寶石帽頂九十顆。珊瑚帽頂八十顆。鑲金八寶屏十架。（銀器庫）銀碗七十二桌。金鑲箸二百雙。銀鑲箸五百雙。金茶匙六十根。銀茶匙三百八十根。銀漱口盂一百零八箇。金法藍漱口盂四十箇。銀法藍漱口盂八十箇。（古玩器）古銅瓶二十座。古銅鼎二十一座。古銅海三十三座。古劍二口。宋硯十方。端硯七百零六方。（以上共作價銀八百萬兩。）另又珊瑚樹七支。高三尺六寸。又四支。高三尺四寸。金鑲玉嵌鐘一座。（以上三件未作價。）（綢緞庫）綢緞紗羅共一萬四千三百疋。（洋貨庫）大紅呢八百板。五色呢四百五十板。羽毛六百板。五色嗶嘰二十五板。（皮張庫）白狐皮五十二張。元狐皮五百張。白貂皮五十張。紫貂皮八百張。

各種粗細皮共五萬六千張。（以上共作價銀一百萬兩。）（銅錫庫）銅錫器共三十六萬零九百三十五件。（磁器庫）磁器共九萬六千一百八十四件。（文房庫）筆墨紙張字畫法帖書籍未計件數。（珍饈庫）海味雜物未計斤數。（住屋內）鑲金八寶牀四架。鑲金八寶炕二十座。大自鳴鐘十座。小自鳴鐘一百五十六座。桌鐘三百座。時辰表八十箇。紫檀琉璃水晶燈彩各物共九千八百五十七件。珠寶金銀朝珠雜佩簪釧等物共二萬零二十五件。皮衣服共一千三百件。綿夾單紗衣服共五千六百二十四件。帽盒三十五箇。帽五十四頂。靴箱六十口。靴一百二十四雙。（上房內）大珠八粒。每粒重一兩。金寶塔一座。重二十六斤。赤金二千五百兩。大金元寶一百箇。每箇重一千兩。大銀元寶五百箇。每箇重一千兩。（以上均未作價。）（夾牆內）藏匿赤金二萬六千兩。（地窖內）埋藏銀一百萬兩。另又家人六百零六名。婦女六百口。尙有錢店古玩等鋪俱尙未抄。

和珅家產之籍沒

和珅之爲高宗所寵也。一切奢侈。僭擬君王。嘗於其密室。穿高宗御用服。臨鏡自照。以爲得計。因是仁宗惡之。特甚。恆欲誅之。顧以高宗在。未之發。及高宗崩。甫逾六日。仁宗卽下珅於

獄。旋數其二十大罪。令自盡。又將其平時所得贓賄。及田產房屋典鋪市廛等項。悉沒入官。凡一百零九號。已估價者。祇二十六號。值二百二十三兆餘。未估價者。尙八十三號。以三倍半爲比例算之。當得八百兆有奇。可抵甲午庚子兩次賠款總額。斯亦巨矣。顧相傳嘉慶初年。所賞給於臣下者無幾。大都入於內府。故副都統薩彬圖。有和珅財產不止此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弊。請密派大臣研鞠追究之奏。所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也。仁宗知其意。乃直斥爲越俎之非。而八萬萬金之巨額。遂一入而不復出矣。時人爲之語曰。和珅跌倒。嘉慶喫飽。民之多言。亦豈無因而至乎。迨圓明園一役。義和團一役。取和珅二十年之儲蓄。而轉貯於宮中者。固已不脛而走矣。又聞和珅家中。有一玉馬。長三尺餘。高可二尺。潔白溫潤。爲高宗平回部時。命將軍采自和闐。藏於大內者。經和珅盜出。以與愛妾。俾浴時坐其上。以逞淫樂。至是亦抄出。置之圓明園。迨文宗立。此馬遂爲孝欽后浴時跨坐之具。庚申英法軍至。全園俱付一燼。惟此馬被英人取去。迄今存於倫敦博物院。蓋已再閱滄桑矣。噫。可不謂之妖物也歟。

嘉慶癸酉之變

禮親王昭璉記嘉慶癸酉之變云。白蓮邪教起自元末紅巾之亂。明有唐賽兒徐鴻儒等。其

經卷皆盜襲二氏之文。極鄙褻。又以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爲真言。書於白絹。暗室供之。其教以道祖爲重。又有天魔女諸名位。自京畿迤南。習者頗衆。乾隆中。傅文忠(恆)任步軍統領時。捕獲黃邨妖婦某氏。伏誅。究治黨與。風稍熄。而蔓延至楚豫秦蜀諸省。遂有嘉慶丙辰。楚北揭竿之亂。兵興九載。然後撲滅。其傳習京畿者。又變名八卦。榮華紅陽白易諸名。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人。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莊。幼爲王提督(柄)家僮。隨王於苗疆久。頗解武技。彼教推尊爲法祖。願身繫面。髻張如蝟。自以智謀過人。掌教久。積銀米。家頗富。遂蓄不軌之志。大內太監多河間諸縣人。有劉金劉得才等。其家素習邪教。選入禁中。遂與茶房太監楊進忠等傳教。羽翼頗衆。因與林清交結。會辛未秋彗星出西北方。欽天監奏改癸酉閏八月。於次年二月。諸賊以爲豫兆。又其經有二。中秋黃花落地語。遂附會其說。謂本朝不宜閏八月。故欽天監改之。不知康熙戊戌已有之也。楊進忠願而長。面目兇險。以鑄軍器爲己任。暗於宣武門外鐵市中。鑄刀數百柄。林清結黨數千人。其中祝現屈五劉第五劉呈祥宋進財陳爽李五等爲巨魁。暗約於九月十五日午時。入禁城起事。漢軍獨石口都司曹倫侍郎曹寅後也。家素貧。嘗得林清助。遂入賊黨。任命曹福昌違不軌之徒。許爲城中內應。福昌欲於十七日起事。以是日上駐驛白瀾。諸王大臣皆往迎駕。乘其閒也。而林清扭於經言。

未改期。欲聚數百人入。諸逆監以爲大內地不廣闊。難容多人。妄恃林清果有邪術。可致勝。清又倚諸內監。諳熟禁中路爲導引。遂以二百人爲額。皆市井無賴。初無智略。謀又不祕。頗爲人知。林清嘗步行街衢。風開其袂。露懸坎卦腰牌。爲市人所見。又於街肆沽飲。醉後露大逆語。有司皆以株連太監。不敢究。祝現者。本豫王府包衣人。居桑岱邨。充豫府莊頭。家頗富。弟祝富慶。頗不善兄所爲。知反期已決。奔告豫王。豫王裕豐初欲舉發。旋因壬申年上閏南海子日。王亦曾寓宿林清家。畏罪不敢奏。蘆溝司巡檢陳某。因居迷竄。訪知其謀。於數日前申報宛平縣。縣令某已有檢派弓兵會同擒勦之札。既而不果。步軍統領吉倫。貪吏也。營員久已申報。吉倫以事干禁藥。不肯究。數日前方攜酒遊西山香界寺。吟詠竟日。託言迎駕白瀾。是日驕從出都門。有左營參將某。攀輿以告曰。都中情形。大有叵測。尙書請留。吉倫厲色曰。近日太平如此。爾乃作此瘋語乎。揮輿竟去。十四日林清賊分二隊。其東自蘆邨至者。以祝現屈五爲首。約由東華門入。其西自黃邨至者。以李五宋進財爲首。約於菜市口齊集。由西華門入。正陽門外開慶隆戲園劉姓者。亦其黨。曾授逆職爲巡城御史。是月延李五等入園觀劇。酣飲竟日。營坊諸官無過問者。十五日午。太監劉德才引祝現等入東華門。有賣煤者與爭道。賊脫衣露刃。爲看門官兵覺察。驟掩門。賊喧然出。又陳爽十數人闖入。屈五等皆

通禮部侍郎覺羅公（寶興）侍值上書房甫退直出遇賊寶踉蹌奔入時署護軍統領爲楊述曾漢軍人由參領起家率數護軍禦之殺數賊於協和門下而官兵受傷者無算寶侍郎遂命掩景運門入告皇次子皇次子從容布置命侍者攜鳥槍入並嚴命禁城四門促官兵人捕賊劉德才引二賊入蒼震門欲手刃太監督領侍常永貴洩夙忿爲太監劉某擊擒之其由西華門入者倉卒門不及闔遂全隊入楊進忠與其徒高廣福引之尙衣監爲製上服處楊嘗乞其補綴而不與值司衣者拒之楊遂引賊入全行屠害有老婦數人藏荆棘中獲免遂入文穎館殺供事數人陶編修（梁）方校書聞門外履聲橐然突問曰金鑾殿在何所陶僕某方提茶棹至以身障陶賊傷數刃陶得以免賊遂叢集隆宗門門已闔有護軍某知事急懷合符於身亦被數刃奮然臥階下合符得以保全賊由門外諸廊房踰牆闖大內皇次子立養心殿階下以鳥槍擊斃二賊貝勒綿志亦趨入隨皇次子捕賊復有二賊潛入內膳房屋中衆內監擊殺之諸王大臣聞變皆由神武門入余在邸方奕聞變騎馬入至神武門莊親王（綿課）貝子（奕紹）先後至聞賊聚攻隆宗門納蘭侍郎（玉麟）方迎駕歸短衣踉蹌入集城隍廟門前時官兵至者未踰百人餘皆僕隸衆錯愕無策鎮國公（奕瀨）勇士也掌火器營事因曰今日火器營官兵皆聚集箭亭備揀出征（時有滑縣之

變）可招而至也。余應曰：君言大是。乃騎馬去。鎮國公（永玉）護軍統領石瑞齡曰：禁內隘窘，變恐不測，可速備車乘，以備后妃之行。宗室原任大學士祿康曰：此何等語？乃敢出口耶？衆默然。成親王（永理）後至，已被酒，大呼曰：何等草寇，敢猖獗乃爾？吾手擊之。因脫帽露頂，勢甚雄偉。有內監言賊甚兇猛，已攻中正殿門。入者約計二百餘人，蓋卽其黨也。須臾奕灝率火器營官兵千餘人入。莊王率百餘人，並矛手數十，從西城根進。余在後督官兵。後至者副都統公安成、超勇公海蘭察子、少年勇銳。余撫其背曰：君乃勲臣世蔭，不可有墜家聲。安乃奮勇向前，遙聞槍聲，訇然知已對敵。有數十賊入慈寧宮伙房。莊王同安成、奕灝先後追至隆宗門。賊首李五方欲縱火。莊王率王衆擒之，獲數賊，餘向南遁。時副都統蘇公（爾慎）鈕祜祿公（格布舍）方奉命南征，入京整行裝，聞警趨入，亦首先殺賊，侍衛那倫者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窶，一冠數十年，人爭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有勸其緩行者，那故迂直曰：國家世臣，當此等事，敢不急赴所守耶？急趨至熙和門，門已閉。徬徨間，適賊盡至，遂被害。高廣福雜衆賊中，引賊由馬道上城，腰出白旗招展。或書大明天順，或書順天保民，皆以白布裹首，呼號於雉堞間。奕灝、蘇爾慎上城驅逐。高廣福持旗呼衆，奕灝射之。自城樓墜殞。御書處蘇拉某導李五匿御刻石榻間。余督

後兵自武英殿複道進。理藩院員外郎岳祥海蘭察堵也。甚勇健。與余遇。願從殺賊。時賊有迎拒者。鑲藍旗護軍校常山以槍擊之。墜於御河山。卽下河擒之。衆愈踴躍擒斃賊數十。賊有自投御河斃者。有匿於城堞草中者。有匿於五鳳樓者。天將黑。與禮部尙書穆公（克登阿）遇。穆曰。天已昏黑奈何。余曰。今十五夜有月。蓋安衆心也。穆不解余意。曰。月光終不及日光。余急指心以示。穆乃曰。月光固皎如晝也。莊王等皆入隆宗門內。余念西華門爲賊突入之所。恐其乘夜奪門出。因率火器營兵數百。屯於門側。會成王命護軍統領石瑞齡義烈公慶祥散秩大臣綿懷副都統策凌分守四禁門。慶公（祥）乃率其所管正藍旗護軍營弁兵至西華門。會英誠公（福克津）原任禮部侍郎哈凝阿皆至。慶固多智。其營參領趕興爲緬中降賊。德森保子。勇健思幹。與余露宿馳道上。太監張泰者。已巳春同鄂羅裏共傾陷廣慶虞侍郎。時亦通賊。由城堞蛇行。伏於東華門馬道上。爲奕灝所擒。始知有內監通賊狀。至五更月色皎潔如晝。余與慶公命岳祥率數十兵上城巡眺。慶公又命長槍手數十拒守西華門洞中。夜間寒風凜然。內務府衙戶中。尙有佚賊砍某郎中肩逃去。大城內柝聲叢雜。竟夜不絕。蓋玉念農侍郎（麟）率步兵巡邏甚嚴密。天將明。忽暴雨。軍士火繩俱滅。聞五鳳樓中有人聲。余命火槍齊發。然雨勢甚大。因退屯咸安宮門下。兵弁無不怨雨非